春秋屬辭辨例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二目錄

歸含賵不言來穀梁說辨　歸脤杜氏入公穀異義辨　歸粟褒辭辨

書用　劉氏以用郊爲用人辨

書得書獲　獲麟不言來不言有穀梁說辨

書新書作書立　書毀書墮

書觀　觀魚觀左作矢魚古通漁說　觀社爲齊蒐兵攻穀梁尸女說

書告　書言　書乞

書貪利致賂　書歸入假取納來歸

歸衛俘左穀說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二

○邑繫國不繫國　一國之辭天下之辭說辨　圍宋彭城三傳胡氏諸家說辨　城虎牢穀梁胡氏諸家說辨

戍鄭虎牢三傳胡氏諸家說辨　圍戚穀梁諸家說辨

書城例目地故城虎牢不繫鄭書戍例目國故戍虎牢繫之春秋書城內都猶以方別如中城西鄆是也城京師亦以地別如城成周是也京師則非地名也惟邢杞以城國都目國書戍如戍衛戍陳皆目國是也戍鄭虎牢繫國復目地者虎牢有關楚鄭之故但書戍鄭其事不著也是知戍陳戍衛義專於國戍虎牢義兼夫邑也春秋之文無一字虛設如此高澍然釋經襄十三年

外大夫自圍其國邑者二宋華元圍宋彭城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是也宋魚石復入于彭城魚石宋臣也臣不可不統于君故彭城之圍仍繫之宋所以見其爲君討臣也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蒯聵之于衛侯輒父也父不可統于子故戚之圍不繫衛所以見其以子拒父也此變文之一義也諸侯之邑已失而仍繫之其國者三圍宋彭城戍鄭虎牢是也宋已失彭城而諸侯圍之者爲君討臣也如但曰圍彭城則爲君討臣之義隱矣鄭已失虎牢而諸侯戍之者爲鄭拒楚也如但曰戍虎牢則爲鄭拒楚之義隱矣此變文之又一義也戴祖啓五測

愚按經所書彭城虎牢戚邑或繫國或不繫國三傳諸家曲生議論衆說紛紜有謂分別一國之辭天下之辭者有謂不與楚據中國避子有父者有謂責晉罪鄭者有謂城楚邱城緣陵城虎牢取濟西田之不繫國者以伯令書也趙汸屬辭卷十五皆穿鑿也近儒辨別精審確當而高氏此論考較史例所見更審諸儒駁辨詳見下文各條而以高氏此論及戴說總義列於首

凡內取之邑不繫國皆本是魯邑爲外所奪而復取之也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趙氏匡說其例易知茲不列入

莊元年冬齊師遷紀郱鄑郚

按陳止齋一國之辭說見下襄十非也不書紀不知爲紀邑也

僖二年春城楚邱

孔疏汪趙說見外城門○楚邱衛邑也不言城衛與城邢異詞者邢遷而後城衛城而後遷也牛運震傳○不曰城衛楚邱楚邱都而非邑也不書衛遷于楚邱舊史略之也或疑不言衛遷無以別於內城夫楚邱爲衛都其名之載於耳目如周之成周楚之郢不嫌於混也高澍然釋經

又　夏虞師晉師滅下陽

公穀傳方高郝說見書滅門○按書滅不繫國公穀君存之義

重邑之義爲正方高諸家以爲附庸亦通孔疏謂州來下陽不繫國大都以名通也見莊三十二年夫大都多矣春秋非盡不繫也

僖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杜注孫張說見書外城總論及本條下高說見下襄二

襄元年春圍宋彭城

舊說左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前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且不登畔人也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謂之宋志○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則曷爲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所以正疆域固封守也胡傳○苟書彭城而不書宋則無以見魚石之不臣楚子之獎亂與夫諸侯討叛之功矣胡廣大全引師協○楚取宋邑使宋

叛臣守之已入於楚孔子還繫之於宋所以抑强夷而黜叛臣孫復尊王發微○魚石叛宋楚為之伐宋取彭城魚石終不可謂之楚臣彭城終不可謂之楚地是宋魚石復入於彭城爾及仲孫蔑會諸侯之大夫圍彭城則魚石已從楚彭城已為楚有故復繫之宋曰圍宋彭城而後楚之登叛臣侵中國者無得而肆仲孫蔑合諸侯之大夫城虎牢不使虎牢得為鄭有曰是天子之地諸侯可得城以正鄭者也故不目鄭及其服也已而為之成以防楚則虎牢固鄭邑非遂取而有之者也故復目鄭彭城不目宋不使有別於宋也虎牢不目鄭不使得有於鄭也彭城復目宋不使得有於楚也虎牢復目鄭不使有別於鄭也葉夢得春秋攷○齊國夏衛石曼姑圍戚不繫之衛而此圍彭城必繫之宋何也蓋圍戚者圍蒯聵也蒯聵雖見黜於父實衛之世子非叛

人也則戚固其邑矣何必繫之衞哉彭城爲楚所奪以予叛人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是其邑本宋邑也故必繫之宋焉予奪之義於是甚明趙鵬飛經筌

駁辨　楚納魚石于彭城非以其地封之也彭城故宋地故曰宋彭城圍宋彭城以討宋叛臣也左氏以爲非宋地追書公羊以爲楚取以封魚石皆非也湛若水正傳　○公羊曰不與楚專封也此是楚取彭城令魚石守之耳豈名封國乎穀梁曰繫彭城於宋不與魚石正也與叛臣豈疑其爲正也哉意不應如此陸淳辨疑引趙子　○此魯史文而春秋因之非孔子加宋字也程端學本義　○彭城上加宋字傳以爲特別於楚且不繫叛人以成宋志則不然楚未嘗取彭城而有之何必別楚魚石兄弟亦僞據彭城並未嘗爲楚所封而君其地又何必不爲之繫且魚石兄弟本是蕩氏卽宋

桓之族亦非宋之一字可以絕其繫而懲其叛大抵史官不一人此時史官書宋事往往多書宋字以志異而別無義例如此事始成十五年經書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連書五宋字既則十八年經書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連書兩宋字此皆一時之書法無所為者不然書宋彭城不以宋地與叛人也乃歷書宋魚石則早以叛人繫宋矣以宋魚石守宋彭城夫亦孰得而絕之毛奇齡傳〇彭城係宋左氏以為不登叛人也公羊以為不與楚之專封也穀梁以為不與魚石也然則即不係宋亦何見其登叛人與楚專封又與魚石邪先儒又以為齊衛圍戚不係衛為不與齊衛大夫助子圍父圍彭城係宋為不與荊蠻取中國之地以與叛臣其義甚正然而非也圍彭城者諸侯之大夫及宋大夫

也係宋者歸義於諸侯之辭也如書圍彭城則似宋之事而非諸侯之事不足以著晉悼討叛之義矣圍戚者齊大夫及衛大夫也不係衛者歸罪於衛之辭也如書圍衛戚則似齊之事而非衛之事不足以著衛輒拒父之罪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傳曰追書宋胡傳因謂舊史必曰圍彭城夫子加宋字皆非也凡圍邑不繫國者上有伐國之文也此以其圍爲文安得不曰宋彭城哉方苞直解　○按方氏又云彭城已披於楚故追書宋虎牢已城於晉故還繫鄭則猶未是也　○傳曰爲宋討故繫宋非也凡邑無不繫國即非爲宋討亦當繫宋也然則魚石入彭城何以不繫宋蒙伐宋文耳郝懿行說略　○此合諸侯討宋叛也非伐國圍邑也但書圍彭城則客主不分此屬辭之辨也齊衛圍戚不繫衛者彼著拒父之迹以衛爲主故從圍已邑辭此著扼楚之跡以晉爲主故從圍人邑辭也高澍然釋經　○使楚取

彭城不以居魚石則彭城直爲楚有矣諸侯圍之未必仍繫宋乃取之以居魚石則地未屬楚春秋於魚石之入書曰宋魚石則於彭城之圍自當書曰宋彭城然則以彭城非宋地爲嫌者非也晉合諸國之師助宋則書法自當就諸國爲文華元雖從豈得專之故彭城繫宋就諸國言之也然則以宋華元與國爲嫌者亦非也萬斯大隨筆○案胡傳云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胡氏沿襲杜註豈知彭城書宋與夫大鼎書郜齊寶書衛均屬魯史舊文乎陸奎勳義存錄○愚按傳義嚴正相沿已久先儒並主之而近儒所辨則剖析確當詳審之至矣

襄二年冬會戚遂城虎牢

諸說穀梁若言中國焉內辭也○虎牢嚴險聞於天下有是險而不

能守故不繫鄭以責鄭之不能有胡傳○彭城非宋有也伯主爲宋討則係之宋虎牢鄭地也中國當討鄭地非鄭之所可私有則不係之鄭張洽集注○安一國之功小安天下之功大安一國者以一國之辭書之圍宋彭城是也安天下者以天下之辭書之遂城虎牢是也圍宋彭城爲宋治叛臣爾其利不及天下故繫之宋遂城虎牢天下均蒙其安非鄭所得專也故不繫之鄭趙鵬飛經筌○伯主攘夷則中國之地非夷狄可得專伯主討貳則天下之險非諸侯所得私是故彭城非宋有也而還繫之宋虎牢本鄭地也而不繫之鄭趙汸金鎖匙

駁辨穀梁曰內鄭也非也鄭不服晉諸侯伐之可謂外之矣反謂內之乎劉敞權衡○胡傳責鄭不能守亦未合經旨春秋內晉外楚豈欲鄭守險以抗晉乎家氏謂鄭辱天子之封守罪當削亦非彙纂案

○城虎牢不繫鄭孔疏云大都以名通者不繫國從史文也盖虎牢之險聞於天下其爲大都而以名通固然也文定謂責鄭之不能有案虎牢係東虢舊封鄭奪而取之原非鄭所當有也聖人不責鄭之有虎牢而反責鄭之不能守決不然矣然則十年冬戍鄭虎牢何以繫鄭曰下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則上不得不書戍鄭矣非後繫之鄭爲責晉之不當據前不繫鄭爲責鄭之不能有也說春秋好以一字爲穿鑿類如此者顧棟高三傳義同篇

○虎牢不繫鄭者凡名都不繫國以可知故也戍鄭虎牢繫之鄭所以見其爲鄭拒楚也戴祖啓五測

○先儒謂虎牢不繫鄭責鄭不能守險非也若書城鄭虎牢則似鄭已服而諸侯爲之城以備楚矣方苞直解

○城虎牢不係鄭者春秋書地例不係國十年戍鄭虎牢係鄭者以既戍于晉疑其爲晉地故也葉酉光遺

○不繫鄭

者前有三國侵鄭之文後有同盟雞澤之文如書城鄭虎牢則疑於侵鄭鄭服諸侯爲鄭城之不足以著諸侯之扼鄭矣戍虎牢繫鄭者彼則前爲諸侯伐鄭之文後爲楚救鄭之文明其爲鄭地著諸侯戍之所以保鄭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楚邱不繫衞緣陵不繫杞都而非邑也虎牢邑也何以不繫鄭繫則疑於助鄭而非逼鄭故事異而辭同焉　高澍然釋經　○城不繫鄭戍繫鄭互見也城若繫鄭無以見爲難鄭也戍若不繫鄭無以見爲鄭邑也城虎牢何以爲難鄭虎牢者巖邑鄭之吭也可以扼鄭可以制楚諸侯討鄭不服於是乎城之而楚不爭鄭不叛　郝懿行說略　○愚按讀近儒駁論覺先儒諸說似絕大識議而實不免一字穿鑿之病郎蘏纂所駁胡傳則是而論不繫鄭以安天下故亦仍沿舊說也今列舊說於前而以近說辨正之

襄十年冬戍鄭虎牢

舊說 左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公羊諸侯已取之矣曷爲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曷爲繫之鄭反之也曷爲反之不去其地正也向者鄭虎牢也而不言鄭不使鄭得專之義也穀梁曰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非也 劉敞傳 又○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戍繫鄭者罪諸侯也設險所以守國有險而不能設待盟境上使其人民辛苦墊隘故不繫鄭以責其不能有也 胡傳 ○向也曰虎牢今也曰鄭虎牢何不繫之鄭者爲天下城之也繫之鄭者爲鄭戍之也是故楚邱不繫之衛緣陵不繫之杞梁山沙鹿不繫之晉皆非一國之辭也邢鄑郚繫之紀彭城繫之宋皆一國之辭也 陳傳良 後傳

駁辨 胡傳謂虎牢繫鄭爲罪諸侯非也既城虎牢而不戍何貴乎城

諸侯合兵以戍之所以庇鄭而抗楚三駕之績實本於此何罪之有焉彙纂案○顧氏張氏葉氏方氏說見上○愚按舊說存列數條亦以顧氏等說正之

襄十二年春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鄆是時爲莒邑而不繫莒以鄆本魯邑也何以知爲魯邑文十二年城諸及鄆其證也故直書入昭元年書疆鄆田同高澍然釋經

昭元年春取鄆

凡取邑必先書伐某國此不先書伐莒者鄆乃魯之舊疆故也

前季孫救遂入鄆不言伐莒亦此意葉酉究遺

昭二十一年夏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二十二年春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胡氏等說見大夫以邑叛門

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

郊王畿之邑不繫國者天下皆王土也蓋土無二王所以别異於諸侯也 高閌集注

哀二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舊說 穀梁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范注國夏首兵則應言衛戚今不言者辟子有父也○不曰圍衛戚子之義不可以加乎父也曼姑主兵先齊國夏臣之義亦不可以加其君也 劉敞傳 ○晉人助子圍父齊主兵而不繫戚於衛蒯聵出入稱世子而戚不繫衛則輒不當據國父不可圍而齊黨逆之罪重矣 趙汸屬辭

駁辨 凡書邑必繫國若經已見其繫某國而後邑復有事當書則但舉邑而已蓋避繁文也前年已書納世子蒯聵于戚言納者見入衛境也云于戚者見戚為衛邑也故今但書圍戚而不言衛

戚焉如先書紀季以酅入于齊後但書叔姬歸于酅不復繫之齊也程端學本義○戚不書衛承前納衛世子蒯聵之文也戚衛地而衛世子居之何用復書衛乎日講解義○胡氏甯謂離戚於衛以明子之不可加於父趙氏汸例以彭城虎牢以爲春秋特筆皆非也輒據國稱兵以圍其父春秋所書正明著其以子加父之罪何必迂其義離戚於衛然後知子之不可加於父乎蒯聵在戚於衛則世子於輒則父無不屬於衛之疑而必書衛戚其義何居方苞直解○戚不繫衛者省文也不必繫也傳曰先國夏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子不有父也非也卽先國夏無以見子不圍父卽戚不繫衛無以見子不有父也且春秋書之正乃見其圍父有父耳何反沒之乎或曰離戚於衛非也上書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是卽繫戚於衛矣猶之書齊高偃納北燕

伯于陽是卽繫陽於燕矣何謂離之乎胡毅行說略○戚不繫衞明是役本衞志所以著輒拒父之迹也衞志曷爲首齊輒陰遊其名推齊主兵而春秋因之以著黨逆之迹也然彭城之役晉欒黶主兵宋華元在行與此類而彼繫宋此從衞圍邑辭比事以觀輒亦烏能避其名哉穀梁云先國夏子不圍父不繫衞子不有父皆以意牽合非經旨不可從高澍然釋經○張氏牛氏說見主兵首書門

哀六年春城邾瑕

高氏汪氏說見書土功門

○土地無邑稱田

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公羊傳桓元年○有邑稱邑無邑稱田陸淳纂例引趙匡○愚案趙說勝公羊詳見內取田邑門總論

桓元年春鄭伯以璧假許田

公羊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

邑多田少稱邑郝氏懿行曰邡不曰田許曰田以是故○杜云近許之田劉炫直

云別有許邑按詩閟宮毛傳謂常許魯邑是常爲魯南鄙許爲

魯西鄙當必有所本劉君所見或與毛同邵瑛劉炫規杜持平

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

宣元年夏齊人取濟西田

宣十年春齊人歸我濟西田

成二年秋取汶陽田

成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襄十九年春取邾田自漷水

定十年夏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哀二年春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土田書假書取書歸書入書竊書來歸書濟歸之于 取邑另門

鄭歸祊左傳事辨 鄭假許田公羊諱取說穀梁諱易地說辨 齊歸我濟西田公羊未詳于我說穀梁公如齊受之說辨 齊歸三田三傳史記紀事辨胡氏謂孔子自存其績辨諸家謂齊人謝過歸功聖人辨來歸服義之辭辨 齊歸讙闡不日來歸為不服義辨

諸侯土地取之歸之皆書惡專恣也取而不歸又甚矣 孫復尊王發微哀八

汶陽成二濟西僖三十一宣元年言取鄆讙龜陰定十言歸非彼所欲而我取之曰取非我强之而彼自歸曰歸 呂大圭或問僖三十一年

諸侯寶三土地為上不敢尺寸取諸人予諸人春秋魯取邑則書以貪人之有為罪取魯邑則不書以失地為宗廟之辱也故外書歸不書取有故然後言其取不以尺寸予諸人也外邑來歸則我書入見其逆已邑來歸則我不書入見其順不以尺寸取諸人也 陳則通提綱

春秋於諸侯歸田之事其以公義歸者則曰來歸若鄆讙龜陰田是也其以私情則曰歸我若齊西田是也奪而得之者曰取若汶陽之田是也一字之辨而取予明疆理正矣戴溪講義　成二年

書來歸鄭祊衛俘以利而來也鄆讙以禮而來也皆自外至李廉會通　隱八年

內失地不書諱之也陳氏曰必有歸之也然後書故濟西書取讙闡書取又宣元年

經書田十不繫國者吾故田也非吾田則繫國邾田是也漷東沂西田不繫國承上伐邾文也又僖三十一年

齊人歸地者三鄆讙龜陰之田孔子以禮化彊暴齊景心服而歸之書曰來歸來歸者美辭也讙及闡以哀公悔過還善歸邾子益于邾故齊悼歸其二邑書曰歸歸者順辭也惟濟西之田宣公踰禮以悅

齊齊惠喜於媚己而歸其田於魯出於相與之私故書歸我我者私己之謂也不惟異於三田之歸視哀之改過亦不可同語矣汪克寬纂疏宣十年○言來歸者彼自來也不言來者請而得之耳又引胡甯通旨定十年

歸地例上有取文者明爲內邑則但言歸不言來上無取文者言來歸也孔廣森公羊通義宣十年

齊歸魯田或書歸或書來歸或書歸我或不書歸我何也書來歸者使人將命也鄭伯使宛來歸祊是也先儒以爲心服而歸之則于來歸衞俘之義不可通矣歸而不書來者無將命者也歸濟西田公親受之于齊也歸讙及闡或疆吏相授受或魯微者往受而不書其人也濟西之田獨曰我者濟西田不獨我有所歸獨我故封也若鄆讙闡則魯邑也龜陰之田獨魯有也書我則贅矣方苞通論○按方說別而亦甚通

取田歸田其義則一諸侯土地受之天子傳自先公尺寸不可假人

若能正其紀綱明其疆守和其人民睦其隣國雖有强大莫之敢問紀綱之不正疆守之不明人民之不和鄰國之不睦使强大睥睨其間怒則取之以示威喜則與之以示恩取與悉聽於人竟爲齊之屬鄙恥孰甚焉故其爲人取也恥也其受歸于人也亦恥也陳還鶴紀疑

定十年家氏說見下本條○石氏說見丙取田門成二年取汶陽田

隱八年春鄭伯使宛來歸祊 祊公穀作邴

左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杜注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朝宿之邑後世因立周公別廟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守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孫詞以有求也

○公羊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諸侯有功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沐浴之邑所以供祭祀也王室微弱無復方岳之會諸侯驕慢亦廢朝覲之事故鄭以湯沐之邑易魯朝宿之田注范甯○先祖所受於先王豈可相易也鄭歸而魯受邴均也程子經說○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時巡諸侯朝於方岳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成王以周公大勳賜許田爲朝宿地宣王以鄭伯懿親賜祊田爲湯沐邑祊近於魯許鄰於鄭各以近者相易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狩矣且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胡傳○是歲歸祊與桓元年之假許田自是二事左傳合之恐非蓋春秋書歸有例如歸濟西田歸鄆讙龜陰田

歸讙及闡皆歸舊疆也此書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言非其所當歸而歸非其所當入而入書法重在歸字入字上非以田易田之謂也彼謂泰山在魯境祊亦魯境故言歸而不知名山大川不以封泰山非魯所當有祊者鄭受命於周以祀泰山之田乃王畧也鄭豈得歸之於魯魯豈得受之於鄭書歸書入魯鄭皆有罪焉爾家鉉翁詳說○劉氏曰杜云桓元年乃卒易祊田知此入祊未肯受而有之非也經云入祊既入之矣又何未肯受乎杜氏蓋見桓元年傳云鄭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此自傳誤隱公時鄭歸祊者鄭自欲與隱公也桓元年以璧假者桓公以許田與鄭也傳乃并而言之謂鄭人以祊易許而不顧隱八年已有我入祊之文且許田者魯本受封之地詩云居常與許是也地名與國同者魯多有之莊公築臺于秦築臺于薛豈

近秦近薛哉傳見許國近鄭不悟魯自地名許田因謂鄭欲得近許之田故以祊易許混合兩事爲一木訥邦衡高氏陵南皆謂是一事詳味經文略無易許田之意當以經爲正程端學三傳辨疑○按啖氏助曰鄭人請祀周公已不近人情泰山非鄭封內本不當祀又何釋乎程氏端學曰經於隱八年書鄭歸祊而鄭假許田乃在桓公之世有何關涉趙氏鵬飛謂歸祊至假許已歷五年豈至是始責償胡氏甯謂果易許則許當即時歸安得俟鄭伯假之而後與蓋前日鄭有宋兵歸祊以結魯後日鄭乘魯隙假田以要魯自兩事耳左氏誣也顧棟高大事表○經文未見以祊易許之事是時鄭結魯非魯結鄭前年來輸平則約之以言今年來歸祊則啗之以利雖然其歸祊也固覬覦許田矣特以方來結魯故姑緩之迫桓簒立於是要其許田而取償焉左氏比

言其事而謂之易耳呂大圭或問○前年鄭雖納平於魯而交猶未固不足以離宋黨故復以祊結之祊田近魯魯所欲得而鄭遠控制爲難則棄以與魯以利餌魯之術也然其時猶恐魯人不欲當未遽言易許也左氏謂鄭伯請易許田蓋因其終而逆探鄭志耳季本私考○魯宋自盟宿以來其交甚固於鄭則有狐壤之嫌鄭仇宋而欲結魯非啗以大利則我之嫌不能釋而宋之交不可解故輸平而以祊餂之其謂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者假爲此言俾魯有可受之名也魯初猶以宋之好不可失故輸平兩年而不報至此而決意歸祊鄭之志實不在得許田而欲魯攜宋也魯受鄭之祊不得不從鄭之欲爲鄭出師以伐宋矣若志在祊許相易魯鄭各有其利則魯何德於鄭而攜宋以親鄭哉其後魯桓竊國初立未定乃申前言加璧請許則又挾以不

得不從之勢鄭莊洵小人之雄哉張自超宗朱辨義　○愚按祊易許田之說諸儒多駁之呂氏季氏則曲全其說駁者誠是第以事據左氏苟無大戾於經者仍存之而諸說並附焉若張氏說謂鄭假爲釋泰山祀而祀周公之言俾魯有可受鄭邑之名其志實不在得許田其後有挾而求乃申前言加璧以請則特能活看傳說曲中事情矣

歸祊何以書惡譎也鄭求得志於宋顧己力之不能逞則資魯以助之懼魯之不盡力則歸祊以餌之此其用術殆與晉以璧馬賂虞而假道伐虢者不異黃仲炎通說　○非其所有而得之曰取本其所有而還之曰歸祊非魯邑而書歸者歸字有二義有以還其所有謂之歸者有以易而言歸者如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也齊以歸於魯而非魯取之於齊也鄭人來歸祊是鄭以歸

於魯而非魯取之於鄭也石氏曰言來歸祊若魯之所自有也此說得之其言入何也鄭歸之我入之入則有其地而遣吏治其人矣與入者勿受之辭異矣鄆讙龜陰我故物也故不言入此言入則非我故物也呂大圭或問○鄆讙龜陰書來歸此亦書來歸雖其義利不侔而歸出於中心之誠非勉強使之歸也故皆書曰來歸美惡不嫌同辭然此書入以示其不順則非鄆讙龜陰之比矣汪克寬纂疏

又 我入祊

左見上○公羊其言入何難也○穀梁入者內弗受也邴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未有言我入者其言我入祊何祊非我有也何言乎祊非我有王者制諸侯之地有常鄭不得與諸人魯不得取諸人劉敞傳○來歸邑未有言入者見

鄭伯雖來歸之而未定於我蓋疆埸之政必待我入然後定也崔子方經解○歸邴挈鄭伯著鄭罪也入祊挈我著魯罪也凡內邑歸言取不言入我所有也入逆辭也葉夢得傳○外師言伐我敗績言我師此別外之辭也內事未有言我者惟我入邴歸我濟西田而已我者有已之辭春秋所貶又○邴鄭邑也我非所當入而入故於入言我惡其取也濟西我田也齊非所當取而取故於歸言我惡其與也又○鄭不得王命私以封邑與魯魯不得王命私受封於鄭二國皆在所治也故鄭以邑畀魯稱歸罪其與之專也魯得邑於鄭稱入罪其取之逆也李明復集義引謝湜○歸者不返之辭入者不順之辭天王所賜先祖所受而鄭歸之罪鄭也而魯入之罪魯也賄賂之行與受同罪故兩書之御纂直解○本我有也則曰齊人歸我濟西田宣十年本非我有也則曰鄭伯

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戴祖啓五測○既書來歸則我之入可以不書然不書入則似祊原爲我之祊如歸濟西之類無以著受祊之罪而因此以合鄭離宋之情實亦不見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桓元年春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左公即位修好於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公羊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爲恭也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謂之許田近許也○穀梁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

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以是爲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胡傳○鄭以此要魯也不直要之而爲之辭曰假許其假而後得爲越之盟甚矣鄭莊之奸雄也始而公會鄭伯于垂則志爲此會者鄭也將以要其許田而爲此會也已而及鄭伯盟于越則志爲此盟者魯也將以藉鄭之力以求安其位也是舉也見鄭伯之巧於要魯也見魯桓之急於倚鄭也見魯之不復朝周而棄其朝宿之邑也見鄭之不王而奪其所賜之地也見弑君之賊諸侯不惟不加討而又因之以爲利也呂大圭或問○知其不可故飾辭曰假因其飾辭彌著其實焉宋無名氏通義○鄭伯因桓求好之情貪利必得若書魯歸許田于鄭無以顯鄭伯之罪故書鄭假而魯之罪自見高閌集注

○歸祊後復書我入祊重取地也假許後不書以許歸鄭重失地也爲內諱也汪克寬纂疏引黃澤 ○隱桓之初諸侯猶有王室鄭莊專盟專伐然行一不義深自諱蓋有所顧忌不敢直情徑行也前以祊易許我入祊而未與許也迨桓公求寵於諸侯鄭藉此求許田不獨以祊而以璧繼之不敢以請而以假名之假之者殆鄭莊歉然不敢自安之心是時周室雖卑一旦天子復行朝覲之禮祊魯不得而有許田鄭亦不得而有也我不曰假魯將以王室爲辭假之名其起於此乎諸侯猶知畏王室乎至繻葛一敗不可收拾王室竟不復行巡狩朝覲之禮矣夫假必有歸僖公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其許田之歸於我歟魯公受之桓公棄之春秋所以著其罪桓公棄之僖公復之詩頌所以嘉其功陳則通提綱 ○假猶易也不言易而言假鄭行人爲美詞耳 公穀程

胡以爲諱以爲隱非也湛若水正傳○公羊以璧假爲恭所以諱取周田穀梁謂諱易地夫鄭莊敢於取溫麥及成周之禾又親敗王師何畏乎取周田易地而諱之邪蓋前之輸祊其意欲易許田而未明言惟曰請祀周公今以定公位求許田知桓之不敢違而特遜其詞曰假又先之以璧若專爲祀周公以請者而隱其易祊之實此鄭莊之善於文奸也徐庭垣管窺○求好者公欲田者鄭其言假之何鄭人之辭也賜田不可易則曰假可以解魯可以諱周羅喩義野獲○二傳以書假爲諱宣元年齊取濟西田不諱此獨諱乎蓋濟西以我賂齊故據終事書取此非我賂鄭故據鄭辭書假而彼從受地者言故書人此從請地者言故曰鄭伯言各有當也又以知鄭伯卽假於會所不更遣使也高澍然釋經○其曰假者蓋無故而欲許田於辭不順故以假爲詞而春秋

書之以著其脅取之實葉酉究遺

祊薄於許加璧易取不言以祊假而言以璧假者諸侯相交有執圭璧致信命之理璧猶可言祊則不可言也孔疏○何以言璧假不敢正其爲賂而爲之辭也葉夢得傳○史記魯世家集解引糜信曰鄭以祊不足當許田復加璧按加假聲近據集解知糜注穀梁作加臧庸拜經日記○易爲以璧假許大而祊小故加之璧言假者雖假而後終歸之也魯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許者許田至僖公復歸于魯故曰復宇惠士奇春秋說○取許田謂之以璧假鄭伯之辭也諸侯爲惡必有辭以自文陳傅良後傳○加璧焉鄭伯必得之計也非祊薄於許也邵寶簡端錄○按加璧易田孔疏以爲祊薄於許史記集解蘇氏胡氏及近儒惠氏郝氏皆從之止齋以爲鄭伯自文之辭邵氏以爲鄭伯必得之計更合情事

鄭前歸祊傳者謂以易許田非也前鄭宋搆兵鄭急於得魯故渝平於前歸祊於後至是魯桓篡國有求於鄭鄭脅取許田非以祊易也其事各異若合而爲一鄭莊受田黨逆之罪轉晦矣家鉉翁詳說○先儒謂鄭以祊易許果爾則祊初入魯許田即當入鄭安得數年不報必待鄭伯更以璧假然後與邪是不知鄭始結魯以拒敵故歸祊以市魯魯今篡位以求援故賂田以償鄭其事不相涉也高閌集注○按以祊易許從左莊左兩說並存如前

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

宣元年夏齊人取濟西田

並見書取門內取田邑

宣十年春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以我服故○元年魯賂齊而齊取之今齊以公朝事之勤而

歸之夫魯之分地受之天子豈可失墜況又負罪賂以免討乎齊取賂縱惡故其取其歸皆譏書之高閌集注○其取以貪人之貨己其歸以悅人之事己皆不以道也豈以歸賢於取乎汪克寬纂疏引胡甯通旨○不言來請而得之也言我者魯之舊封非齊所得專也書曰我則取之不以其道歸之不以其正一出於相與之私可見張洽集注○我字連下讀謂我故疆也胡文定以為親愛惠遺則以我字黏上文讀恐非姜寶事義全考○歸讙及闡不書我歸濟西田書我者魯以邾子益之故而賂二邑以弑子赤之故而賂濟西賂同而所以賂者不同故春秋於歸田書我以別於歸二邑以著我田之所以賂齊齊之所以歸我田者必有其故非如邾子益來邾子益歸之相問而書取邑歸邑之明白可考也夫以弑子赤之故而賂齊以事齊恭謹之故而歸我田也何為

而入齊何爲而自齊歸哉其故顯然矣張自超宗朱辨義○汪說見前德論彙說見上我入祊○公羊云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未絕於我也若未絕於我經何故得書齊取劉敞權衡○穀梁曰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哀八年歸讙闡豈是公受之乎陸淳辨疑引趙匡濟西非魯所專有故言我以別之鄆讙龜陰他國無此田故不言我陸淳纂例引趙匡○濟水長不皆是魯田言我以別他田耳趙企明曰濟出齊魯之西臨濟之田皆曰濟西有魯濟焉有齊濟焉故曰我濟西田熊過明志錄○濟西亦有齊田此所歸即元年賂齊者我故封也故書我別之若鄆讙闡則魯邑龜陰田獨魯有故不書方苞直解高澍然釋經從馮判南說○高氏說又見後哀八年○愚按張氏洽汪氏克寬本胡傳論我義固嚴正不若張氏自超說尤得微婉之旨而趙氏熊氏馮氏方氏高氏謂書我以別齊之濟西更

勝於著議論者要之史文必有區別而經義亦無不包也

成二年秋取汶陽田

見內取田邑門○外歸內邑始侵而終反之彼願償我也故曰歸齊人歸我濟西田是也外以邑賂我彼樂於賂而無吝也亦曰歸鄭伯使宛來歸祊是也內取外邑彊以力奪之也故曰取取邿取根牟是也外取內邑亦彊以力而竟奪則亦曰取齊人取讙及闡是也外侵內而取之宜其曰歸矣而亦書取何哉蓋彊其所不欲償也趙鵬飛經筌○本魯田而齊歸之其曰取何非齊人意也魯乘勝以取之耳趙汸集傳○汶陽田侵於齊久矣一反於曹沫之盟再復於鞌之戰又失於韓穿之來言直至孔子為政然後有鄆讙龜陰之歸鄆讙龜陰左氏亦曰汶陽之田也李廉會通○內邑為外所取史諱之前既諱取則後不得言其歸也取汶

陽田與取濟西田書法同彼諱因晉而取曹田爲若我取之曹者然也此諱因晉而返齊之侵地謂若我新取之齊皆然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此鞌戰後行父請於郤克取之也何以知之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則此實季氏之私也惟季氏取之故晉使歸田于齊行父獨私於韓穿也萬斯大隨筆

成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偶而

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公羊來言者何脅我使我歸之也○齊服事晉故晉使還所取田杜注○來言者緩辭也歸之于者易辭也胡傳○魯之土地天子所封非晉侯所得制晉侯使歸之于齊是魯國之命制在晉也故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以惡之孫復尊王發微○前取濟西汶陽田出於晉命不曰使來言後此晉使命歸杞田亦不曰使來蓋取所當得反所當歸皆義也制命以義伯主之事也諸侯所以宗晉亦曰以義制其予奪而已今晉狥私而匪公比彊而陵弱易已成之制命而自亂之故書來言以著其不得爲制命書歸之于以著其不當予而晉與魯之罪咸見張洽集注○歸之于者彊歸之辭魯田自齊歸魯曰歸可也自魯歸齊安得謂之

歸高閌集注○書法見其名之不正言之不順而難乎其爲言也歸之于齊非所歸而歸也家鉉翁詳說○歸之于齊者迂辭也事曲而不通者迂其辭以見之晉人執衞侯歸之于京師與執曹伯歸于京師異矣故曰歸之以見其曲今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與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異矣故亦曰歸之以著其不直一字之閒其義顯矣趙鵬飛經筌○鞌之戰魯傾國從晉故取田以報魯既而齊頃屈己事晉晉自文公之後齊以東夏强侯未嘗屈於晉戰鞌一敗蟲牢之盟救鄭之役惟晉是從晉得齊之服爲榮大矣故以取其田爲負也魯人得田晉實無補而負齊爲多魯人失田晉實無傷而於齊爲惠故甯使魯失田而晉無負於齊此所以有韓穿之來也又○曰來言則見晉命之緩蓋自知其言不順未能必魯之從否也曰歸之于則見取魯田之易晉卿一

言重於三軍不敢固拒也韓宣子求環於鄭商子產弗與曰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今季文子知晉人制命之非正而不能不聽命詎不爲晉之縣鄙乎夫商人一環子產不從彊令況先君所受之分地乎文子有愧於子產矣汪克寬纂疏

○反己之故曰歸得非其有曰取前於魯言取今於齊言歸何也蓋藉晉之力而不能要於道雖己田猶非己之田也故曰取順晉之命而不敢執大義雖己田一若齊之田也故曰歸御纂直解

○書使未有書所言者書歸未有書所由者書使書來言書歸之于齊書之詳辭之曲非所言而言非所歸而歸也牛運震傳

○汶陽魯田而兼幷於齊修德而使之來歸上也克詰戎兵復周公之宇次也藉大國兵力而得之又因大國之命而歸之孟子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有國者固貴於自立哉陳遷鶴紀疑

襄十九年春取邾田自漷水

左傳取邾田自漷水歸之於我按上言疆我田此別言邾田實本邾田而晉取以與魯也孔疏謂此田舊是魯界邾人取之今使歸魯非也趙佑雜案○田繫邾安得亂先王之疆理而取之自漷水隨漷水爲界著取之多也而晉脅邾與魯豈伯主之道御纂直解○書取田而詳其境知受晉令非以師取也高澍然釋經○餘見書取門內取田邑

昭元年秋叔弓帥師疆鄆田

左因莒亂也○春取鄆今正其封疆杜注○取鄆不書帥師疆田書之者以見其因莒亂出不意而取得之爲易今欲固其所得則莒人來爭必矣故遣卿帥師而疆之魯既因人之亂以取田又恃其師衆而疆之則先王封域不復守矣書者所以志亂也

汪克寬纂疏引王葆○必帥師者以不義得之懼不服也疆之者溝封之以別乎莒也何以書譏其乘亂牟利也高閌集注○書假田者一譏與之之非義也書疆田者一譏取之之非義也此皆特書汪克寬纂疏○疆者聚土爲塹其外溝之爲關以通出入也周禮封人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亦如之鄆本莒邑魯先世嘗取之至是復取乃封田包鄆於內欲長爲己域言田者邑城在內田在外疆其四界也帥師者恐莒爭以兵臨之且有築掘之役也王夫之稗疏○據左氏則莒有訴於會之說此之疆鄆田者必明爲之疆鄆田自鄆田莒田自莒田以示無侵於莒藉以塞莒之口以謝晉楚之來責也張自超宗朱辨義○任氏說見莒魯交兵門

定十年夏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鄆前見圍蓋叛而附齊矣讙陽虎之邑也虎挾之以入齊龜山

之在邦內者龜陰其山之陰也三田皆齊之所侵葉夢得傳○取濟西取汶陽書取不言歸以其仗大國而得歸故書曰取歸濟西歸讙及闡言歸不言來歸以其請之而後得非彼自以歸也惟鄆讙龜陰之田書齊人來歸言齊人自以故疆來歸非假兵力智計而得之也家鉉翁詳說○當時諸侯喜怒無常與之隙則橫見侵奪與之好則壞地復歸齊以魯服故還侵地亦如宣公時齊取濟西田及宣公事齊又歸之哀公時取讙闡後亦歸之也歸田之事於聖人何與若歸功夫子則濟西讙闡又誰之力乎且聖人修經而自書其功亦誣甚矣章如愚羣書考索別集○凡書歸者皆因請而送歸之辭書來歸者皆不期而自至之辭耳傳載孔子使玆無還劫齊之語此霸者末流之事烏得以誣聖人之學姜寳事義全考○以歸田爲孔子之功三傳家語史記皆然然兩國平而

以侵疆歸春秋何國蔑有周末學者以委巷之談附著之孔子以爲誇大而不知其待聖人者淺矣或以書來爲序績鄭來歸祊齊來歸衛俘亦序績乎陸粲胡傳辨疑○夾谷之會侵田之歸魯國事也固魯史之所當書者胡氏以爲夫子自序其績謬矣陳耀文經典稽疑○左氏謂齊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使士兵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辭故齊服義來歸田公羊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來歸田穀梁曰兩君相揖齊人鼓譟欲執魯君孔子止之故齊歸田司馬遷史記則曰齊請奏四方之樂旌旄羽袚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以爲夷狄之樂何爲至此景公麾去之齊有司又請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使有司誅之景公歸而恐乃歸魯侵田胡傳因謂夫子以禮責齊而歸地書曰來序績也按春秋中國之會多矣未有以兵劫人者且三傳詞

事各異將誰信乎聖人又豈自書其績乎且暫爲大夫未幾卽致政而去歸田之事於聖人何與章潢圖書編○傳謂齊人謝過歸田非也蓋齊景圖霸薦隧鄆陵之盟僅從徐郯莒杞小國耳不能致魯衞大國及衞叛晉從齊齊因致禚媚杏于衞以固結之今歸三田亦所以固結魯也魯衞從而齊可復霸故不惜土地之割若謂虛懷謝過而歸恐景公未能也徐庭垣管窺○按華氏疑義說同○來歸者使人將命也先儒謂心服而歸之則於來歸衞俘之義不可通矣葉酉究遺本方氏說○書來授之於國也此春秋達例或以爲服義來歸曰來則歸祊歸衞俘言來豈皆服義而來乎竊謂魯復故田有二義仗霸力以歸曰取如取濟西田于曹取汶陽田于齊是明非彼志也自歸曰歸而達於國曰來其爲彼志一也諸儒緣夾谷之會張大其辭以崇聖人不知適以卑之也高澍然釋經○按以上諸書

所辨齊人服義歸功夫子之說不可易矣三傳以下誣誤久沿概從刪削○李氏說見上成二年取汶陽田

哀二年春季孫斯等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見書取門內取田邑○魯在漷西故前取邾田不曰自漷西而曰自漷水以水爲畔也今則越漷而東矣高澍然釋經

哀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見書取門外取田邑冬齊人歸讙及闡

以邾子來則齊取二邑歸邾子則齊歸二邑曰以曰取逆辭也曰歸順辭也去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見遷善改過之美也胡傳○外取內邑不書以郎歸我故書之也張洽集注引許翰○不云我者旣歸邾子亦歸其地非以爲惠也張洽集注引程子○其取之也賂也邾故也其歸之也服也亦邾故也邾子齊出也左傳爲季姬故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然經不

書伐蓋未可信當從公羊郝懿行說略　○事無專使不言來齊悼以魯入邾故取二邑至是魯歸邾子及齊平齊魯交遣人涖盟而歸二邑無專使於魯故言歸而已趙汸屬辭義本杜注　○歸濟西田言我此不言我者濟西田不獨我有之而所歸獨吾故封諱與闡則無疑焉耳日講解義　○不書來歸無使來將命也或疆吏致之或魯使微者往受而不登於冊書方苞直解　○不書來歸者齊使未達魯也不書歸我者濟西有齊田故別之諱闡無齊也高澍然釋經　○歸濟西田言我此不言我者濟西田我與而歸之故繫之我諱及闡齊取而歸之故不繫之我也牛運震通　○愚按先儒以不書來歸爲非感於義而悅服此惑於以三田來歸爲齊人服義而爲是說也故趙氏以下皆辨之

○書求以求之非正責天王辨

天子責貢於諸侯而書之曰求何也不書則無以知王室之日卑而諸侯久無所貢也戴溪講義

求乎交之稱也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蕭楚辨疑

求之爲言下之人有求於上也不足者求之有餘者也上之於下不以求言也今以天王之尊以求書者見成周號令不行於當時而遜詞以有求深責諸侯之無王也家鉉翁詳說桓十五年

世之治也天子命貢賦於天下無敢不從無有求也諸侯奉貢賦於天子無敢不共不至於來求也世亂反此書此見王室之微著諸侯之罪呂本中集解引劉絢

畿內租稅天子食之畿外租稅諸侯食之諸侯食其國之租稅必以其半若五之一四之一入于天子効其土地所有而盡其奉上之心人君昭德之致下侯邦則奔走入貢自有不求自至者故太府掌九

貢貨賄之入內府掌九貢之貨賄太宰則曰九貢致邦國之用司會則亦曰九貢致邦國之財用此九貢每歲常貢小行人所謂令邦國春入貢是也大行人所掌則是因其間歲一見之時而貢其物非每歲之常貢也內府所謂凡四方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注云諸侯朝聘所獻國珍是也然大行人令諸侯一見之時各貢其物而內府入焉至適四方使者則又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是以其所入而還以遺諸侯也有如九貢之入內府雖曰以待大用而太府則曰以待弔用故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及其國有札喪凶荒師役福事禍烖之五事則令賻補賙委禬禬之慶賀哀弔之是又以其所致而還以爲諸侯用也周之衰此意不存或來求金或來求車不復有致用之意或來求賵或來求賻又不復有弔用之常甚至包茅不入王祭不供齊人得以奉辭而伐罪男服使從公侯之貢鄭人得

以藉口而告晉則是貢法至此不存侯國番國之職廢矣葉時禮經會元

先王制九等之賦貢無有遠邇畢獻方物非特供王之奉而又可班寵邦國蓋聞有錫諸侯而未聞有求於諸侯也周室既東封土之君各擅其利貢賦不入帑藏蕭然雖喪紀之具車服之用且不能自給且天王即位諸侯會葬禮也平王之崩隱廢此禮至使天子大夫遠來求賻其罪大矣況惠公仲子之賵天王尚使宰咺歸之周知有魯魯不知有周則隱公之惡不容誅也及桓即位數年之間天子三聘桓公曾無毫髮之奉而致天子之使求車於魯其不恭亦甚矣雖然求賻求車猶可也至又求金則又甚焉王室困乏不振至是極矣沈棐比事

周凡三求求賻以平王崩求車以桓王將崩求金以襄王崩皆以喪事有闕不供也黃震日鈔引王貫道

傳謂天子不私求財然則王者無求之之道歟非也地官土訓原其

生以詔地求則王者有求之之道也書求者明有求之之道而失焉者也楚貢不入齊桓徵之周有大喪魯不歸賻其罪大矣鄭輸晉幣壞垣納車盟主猶然何況王者魯不輸幣故周使來求其譏亦在魯荆揚之貢惟金三品未聞徐州貢金金非魯地之產非其地之產而求之士訓失其官也惠士奇禮說

周禮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疏云即小行人春入貢是為歲之常而大行人六服之貢則因朝而貢非歲之常然則車服金玉入內府皆小行人春貢秋獻焉左氏謂諸侯不貢車服似失之周語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陵

夷至春秋九貢之法不行諸侯皆不祭不祀不享不貢不王而天子亦不能修意修言修文修名修德修刑惟遣使來求而已 惠士奇春秋說

傳者曰喪事無求求之非正也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此失孔子之意平王之崩三月來告至秋而求之賻襄王之崩八月來告至改歲及春而貸禾之歸魯之無禮爲已甚矣周之嗣王若置不問以宗國不共弔葬四方諸侯將從而效之何以號令于上而奔走天下故其初以武氏子來求及襄王之喪魯使非其人弔又不至於是毛伯以上大夫卽前錫命之使臨之書曰來求云者猶夫齊桓之責包茅不入於楚也孔子之作春秋志在尊王而已尊王故于王室之文有美而無刺羣儒未究其義於宰咺譏其豫於榮叔譏其兼之非禮於召伯譏其不及事至謂來聘錫命皆非禮之正是周之備禮無一而是則春秋徒周之謗史爾奚在其爲聖人尊王而作乎 朱彝尊曝書亭集春秋論

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

公羊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穀梁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仲子諸侯之妾天子特遣宰咺致賵王崩而魯隱不奔不賻致王人徵令下徵魯罪大矣書求賻所以誅魯或曰貶王非也家鉉翁詳說 ○魯不賻而致來求魯之罪也魯雖不賻亦未當來求而來求之者周之失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天王三月崩歷夏及秋公未加周罪孰大焉求者責也非乞也春秋諱其責不奔喪而交之曰求賻諱國惡也且不書天王使一若求賻者乃武氏子而非出于天王所以正天王之體者大矣而二傳以爲譏天王疎矣胡氏尤謬華希閔延祿集 ○書求賻見王室衰甚同姓秉禮之國尚

使王人詰責如此魯君臣當悚仄不安耳豈有反譏王朝非禮邪熊袁熹闕加編○按朱睦㮮辨疑曰諸傳謂平王崩故獨孫明復以爲武氏子父死未葬故若王求賻則王室卿大夫豈無可使者乃使一未冠之子乎當從孫說愚按解求字解不書使華氏說爲勝

桓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公羊何以書譏何譏耳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穀梁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求車者貢賦不入王室材用不足也孫復尊王發微○古者車有器貢用有貨貢諸侯不貢而伐之正也不能伐之又從而求焉非所以王天下也葉夢得傳○左氏曰諸侯不貢車服按諸侯之貢雖無車服之名然而貢入于京師則天王車服無闕常貢不入而天王

車服有闕焉乃欲以不當貢者爲臣子之辭是責君以備而爲不臣者之地也孫覺經解○王者以萬乘之尊備五路之等常旗麾赤異其制賓祀戎田殊其用輪人輿人輈人創之巾車典路車僕掌之其嚴如此至諸侯有功則庸之以車大路之命康叔路車之遺申伯皆異數也先王盛時九貢致國用雖不貢車而造車之需無不貢故其用備今職貢不登車路有闕而至於下求罪有歸矣洪咨夔春秋說○穀梁曰求車猶可求金甚矣或又曰車服上所以賜下者而求之下其過甚於求金不知二者皆不足論也是時王畿之地僅儕於列國方物之貢不至於京師用度空乏至於下求以見王室之衰替諸侯之不臣焉爾豈有輕重於其間哉黃仲炎通說○成周盛時以庶邦惟正之供上有常用下有常貢故上無過求而下無失職也況車服者王者以庸有功勵

臣下者也而乃至天王之下求乎湛若水正傳○此見貢賦闕也王室婉其辭曰求車所需豈一車而已舍臣子不共之大罪而責君父妄求之小失非春秋旨也焦袁熹闕如編○愚按書求王室雖不能無失而春秋則義在憫周而罪諸侯也譏王室之論始於三傳諸儒惟石林葉氏說爲較正其他責王室太過皆非也今姑存三傳而酌采諸說○又按趙氏汸屬辭解求車與求賻求金同爲喪事所需求車者以桓王將崩備喪具也與諸說異

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左非禮也○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穀梁求車猶可求金甚矣○公孫敖既不至京師魯遂不共天子之喪故來求也高閌集注○自是魯雖不修貢周無求矣周室益衰而頃王崩葬不見於經陳傅良後傳○責諸侯不貢也貢金惟荆揚春秋時揚

在吳荆在楚宜三品之金不登于府也趙鵬飛經筌○求金供葬也周室微諸侯不助喪也趙汸集傳○書求金魯不供天王之葬見矣諸侯不供天王之葬見矣周益削弱不能自供其葬見矣天王葬事不供不得已而出於求可嘅已襄王遣使會葬僖公又含賵會葬成風有加無已襄王之崩一遣公孫敖不至遂不再遣他卿而喪不供致煩毛伯之求豈非魯君臣之罪哉張自超宗朱辨義

○書錫書畀

爾雅賚貢錫畀予貺賜也郭璞注皆賜與也○說文云賜予也轉相訓也禹貢錫土姓史記作賜土姓公羊莊元年傳云錫者何賜也祭統云畀之爲言與也邵晉涵爾雅正義

凡與下曰錫相與曰畀趙汸屬辭卷十五

錫上予下也畀與也非上非下也蕭楚辨疑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葉少蘊曰當依左傳宋人下補田字

公羊曰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啖子曰宋非侯伯又非盟主何得聽訟乎此傳不見事迹臆說爾陸淳辨疑

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文元年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成八年秋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賜公穀作錫

○書獻

獻薦上也呈也獻六羽薦於廟也來獻捷呈於我也蕭楚辨疑

書獻三獻者下奉上之辭尊宗廟也獻捷亦書獻者以其躬來誇示抑之也李廉會通

隱五年初獻六羽

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

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書歸物 田邑書歸另門 致賵書歸另門 歸含賵不言來穀梁說辨 歸脤杜氏公穀異義辨 歸采喪辭辨

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愚按見下左氏豫凶事之說諸家多駁之

文五年春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宰咺言來歸此不言來穀梁曰不言來者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而含以晚其意以含當及未殯以其至晚故不言來以責之按雜記既葬猶可致含不必濟用也且道路長遠赴者猶倘不至責其未殯而來不通矣宰咺言來豈周事之用乎孔疏○何以不曰歸含及賵含一事也賵一事也葉夢得傳○按文九年程子說過時至者曰來歸當時至者曰歸風氏薨於四年冬王使五年

春來歸故書歸春使九年來歸推之仲子書來歸亦當然

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公穀脤者何俎實也生曰脤熟曰膰○脤祭社之肉盛以蜃器以賜同姓諸侯與之共福杜注○祳社肉盛以蜃故謂之祳天子所以親遺同姓从示辰聲時忍切許慎說文○今經典俱作脤無作祳者說文無脤字正字當作祳邵瑛說文羣經正字○說文祳社肉也以蜃爲器盛之故亦謂之脤周禮地官掌蜃引作蜃阮元左傳校勘記○異義左氏說脤社祭之肉也宗廟之肉名曰膰公羊穀梁云生居俎上曰脤熟居俎上曰膰案說文云社肉盛以蜃故謂之祳天子所以親遺同姓從左氏說王復駁五經異義補遺○鄭總云脤膰社稷宗廟之肉分而言之則脤是社稷之肉膰是宗廟之肉是以成十三年成子受脤于社注云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蜃器故曰

脤劉子曰祀有執膰戎有受脤注云膰祭肉對文脤爲社稷肉膰爲宗廟肉其實宗廟社稷器皆飾用蜃蛤故掌蜃云祭祀共蜃器之蜃注云飾祭器是祭器皆飾以蜃也周禮春官大宗伯疏○蜃乃本字一變而爲祳又變而爲脤陳樹華集解攷正

同姓諸侯若魯衞晉鄭等受祭肉是親之同福祿也至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得與兄弟之國同故僖九年賜齊侯胙注云胙膰肉周禮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不以賜異姓敬齊侯比之賓客周禮大宗伯疏○按所引服注○古者諸侯入朝各以其職來祭故天子祭宗廟社稷有與諸侯共福之禮謂助祭諸侯也周衰諸侯職貢不修祀事不相久矣廟中之賜非禮也然敬王假此親魯苟知尊王室是可以有爲之秋也惜乎魯不能奉順此意也書此亦有感矣孫復尊王發微李廉會通參○周禮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

謝氏曰王受神福賴諸侯所致則神福王宜與諸侯共之故天子分俎實不曰賜而謂之歸李廉又○成肅公受脤於社是助祭而受俎實也襄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是有功而加殊禮也今定公不朝聘於王未助祭於京師而千里賜宜社之肉豈是以為禮乎汪克寬纂疏○石尚歸脤先儒多以禮有受脤無歸脤為譏非也歸脤以交諸侯之福禮之明文安得為無夫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必言國者知其非在京師也歸脤在聘頫問慶賀致禬之間合而為六此正謂諸侯以故不能來祭者王歸之以致其恩爾穀梁曰生曰脤熟曰膰禮以血祭祭社稷五祀則生也以饋食享先王則熟也脤當為血祭之肉膰當為饋食之肉齊胙以有事文武而賜乃饋食之肉則非特歸脤亦見歸膰矣宋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天子有

事膰焉蓋膰惟及兄弟之國而齊以其功宋以其客天子之特賜也行人之六禮言脤而不及膰通異姓之國爾周之盛時諸侯以職來祭其其祀貢駿奔走以執籩豆其祭於國又有以胙致福于天子之禮今魯之來祭與致福未必皆盡而王反歸脤所以見譏非謂天子不可歸脤也葉夢得春秋考○自齊桓賜胙之後久不聞此舉矣天子不能有諸侯諸侯亦不復崇天子此而書之猶以君賜爲榮所以存天王且以媿侯職不修而助祭禮闕者賀仲軾歸義○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鄭康成云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則異姓不合賜也按宗廟胙肉止分同姓此賜齊侯者宗廟孝先一王之私祭惟同姓其此大宗者得以分胙祖功宗德天下之公祭雖在異姓被功德者同

得賜胙也傳言文武非宗廟之祭也 許宗彥鑑止水齋集

定五年夏歸粟于蔡

左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蔡爲楚圍饑乏故魯歸之粟 杜注 ○春秋責義不責惠小仁施者大仁賊也蔡爲楚所辱而不能救今見楚敗吳勝乃歸蔡粟徒畏吳而已無救災之實也小惠不足貴矣 程端學本義引石介 ○周亟矜無資仁術也若夫有所觀望借恩惠爲締交之計豈得謂之仁哉吳方敗楚天下莫强焉蔡則附吳者也魯方畏吳則不敢不私厚於蔡故歸粟于蔡不然通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考之列國饑饉多矣而魯未有以粟歸之者而歸粟于蔡獨見於蔡以吳敗楚之明年則其情可見矣 黃仲炎通說 ○昭二十五年輸王粟不書以諸侯歸粟于王常事也襄三十年會澶淵謀歸宋財則書曰宋災故以宋災歸財非所當

急也此年諸侯歸粟而不書諸侯以不能救蔡之難徒歸粟于蔡耳故略言之與城楚邱戍陳同義或以爲諸侯歸粟合先王之制而春秋書歸以美之過矣汪克寬纂疏○此春秋特筆所以罪中國之忘大義而事小惠也李廉會通○左以爲周急穀粱以歸粟爲正似以爲春秋所襃非也蔡自二百年來被楚之害屢矣前棄疾圍蔡嬰城八月力屈被執何不以此時致粟而乃歸於破楚入郢之後乎特書之而聖人之情見矣顧棟高異同篇○惠氏論與書告糴是內外之辭說見告糴門方氏以爲魯獨歸之亦通說見不書所會門○春秋傳云甸粟而納之王宮米而藏之御廩周官倉人掌粟入舂人供米物蓋有殼曰粟無曰米總餘之實亦粟也粟宜于藏米不可久王鳴盛尚書後案○穀者粟米之通稱對舉則有殼曰粟無殼曰米單言粟則粟亦是米春秋定公五年

歸粟于蔡左傳僖公十三年秦輸粟于晉昭公二十五年晉令諸侯輸王粟于成周戰國策張儀言舫船載粟自汶山浮江以至郢史記主父偃言秦輓粟起負海之郡以輸北河計其道里並阻且長有散者難於轉漕其所謂粟當即是米也　胡渭禹貢錐指

文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左襚也諸侯相弔賀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過時始至故曰來歸　程子經說

文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事無專使不言來齊人爲孟氏謀棺寘諸堂阜惠叔請於朝取而殯之故言歸不言來孔氏曰非有專使特來是矣　趙汸屬辭

○書用劉氏以用郊爲用人辨

用者不宜用也　公羊傳莊二十四年

書用有用幣用牲用田賦用致夫人皆不宜用之文 李廉會通 成十七年

愚按所謂不宜用者指禮制政事而言特書用字顯其微以著其失也李氏兼及邾用鄫子楚用蔡世子有夫祭祀用人乃惡之大而易見者豈惟曰不宜用而已故另歸於書執門不雜入此例稍刪李說

莊二十四年秋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覿用幣

三傳見昏禮門○劉賈謂諸書用皆不宜用施之用郊似若有義至于用幣若不言用則事敘不明所謂辭窮非聖人特以示義也 杜預釋例

莊二十五年夏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非禮也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劉敞傳 語本文十五年左傳○諸侯鼓于朝今鼓于社僭也凡天災有幣無牲用牲非禮也 陳深讀春秋編 ○莊公之世日食者四而鼓用牲者二大水者

三而鼓用牲者一鼓於所不當鼓則踰制用其所不宜用則非常僭天子之制失諸侯之常以是而荅天變其過甚矣汪克寬纂疏

又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傳說見災異門

莊三十年秋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僖八年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見書魯夫人事門

文十五年夏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成十七年秋用郊

公穀及諸家說見祭祀門○劉氏敞以用郊爲用人非也昭十年季平子始用人于亳社若此年用人則昭十年不應言始矣邾用鄫子楚用蔡世子皆執復讐敵以快意於山川成公之時

未嘗執獲譬敵之人也豈有殺無罪以祭上帝者哉 彙纂案

哀十二年春用田賦

胡氏孔氏說見書田賦軍旅門

○書得書獲 獲麟不言來不言有穀梁說辨

陸例曰用力禽之曰獲獲人獲獸是也非用力禽之曰得得寶玉是也 李廉會通

定九年得者偶得也獲者得之難也麟言獲狩而後得之也寶玉大弓曰得者若偶得之云耳內辭也 蕭楚辨疑

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盡器用必待人而後用用焉者謂能自動用其身者也人民牛馬皆是 姚鼐左傳補注

愚按獲人另有專例不得與獲獸同科今從刪

定八年冬盜竊寶玉大弓　九年夏得寶玉大弓

左八年冬陽虎將殺季孫與孟氏戰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公羊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穀梁見書盜門○寶玉大弓國之重寶成王所以分魯公也說左氏者以爲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公羊傳曰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彼不知魯有先王分器謬爲言耳且所盜無龜知其並是妄也孔疏○曷爲不書歸陪臣賤名氏不登于策書書盜竊可也曰盜歸可乎故書得趙汸集傳○先王分器天子所錫世世守之不可失墜而盜得竊之國慢無政可知矣書竊以志不恭之大失之書得之責亟其事也汪克寬纂疏引胡甯劉絢○周官天府之職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然則寶玉大弓宜藏之祖廟有禁令焉今因從祀先公出而陳之遂爲盜

所竊則國亂無政可知矣高閌集注○書得寶玉大弓蓋譏不能討賊但得寶玉大弓而已鄭玉闕疑○魯有四封而詰其盜不得其盜以正國之典型僅得寶玉大弓政刑之失一至於此噫納莒僕之寶玉曷若不失此分器之寶玉反楚靈之大屈曷若不失此分物之大弓汪克寬纂疏引萬孝恭○杜預謂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爲榮故書按不能討罪何足爲榮適以彰其失之之恥耳汪克寬纂疏○謝氏云寶玉象德大弓象武先公以文德武功受而傳之以爲國之寶鎮盜得而竊焉則人君不能守其國子孫不能保其鎮可知矣李廉會通○左氏以爲陽虎歸之恐無此理蓋虎既奔而追者獲之又○蘇氏曰春秋於陪臣以地叛皆不書如陽虎以鄆讙龜陰叛侯犯以郈叛南蒯以費叛皆以賤不書而書竊寶玉大弓者分器重於地也賤貨而貴命也又○寶玉大弓既

竊於盜何以復得盖陽虎懼魯師將至遺於道路以爲緩追之計耳追者獲之以歸故府故書曰得幸之也且明佚盜也不地未出境也 日講解義 ○先王之賜先君之世守失之足以爲辱得之足以爲重故兩錄之也此陽虎歸之也然可言爲盜所竊不可言爲盜所歸故但書得而已 孔廣森公羊通義 ○陽虎陪臣名氏不登於春秋故前只以盜書前既以盜書此目其人不可又不可云盜歸寶玉大弓也故變文以書曰得左氏曰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杜注謂用器物以有獲如麟爲田獲俘爲戰獲其說非也對失而言謂之得麟以田獲俘以戰獲本無所失也故曰獲 葉酉究遺 ○得者獲也不與盜歸也弓玉則得矣盜則未得也是國無政也 郝懿行說略 ○左傳祝鮀所說夏后氏之璜即寶玉也封父之繁弱即大弓也公羊家不知左傳故有埤判白云云之

說齊召南公羊注疏考證○何休公羊註半珪曰璋判半也白藏天子青藏諸侯不言璋言玉者圭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質弼也純緣也謂緣甲䫉也千歲之龜青䫉皆魯始封之錫也按明堂位封父龜繁弱弓即此經未見龜者止竊弓璋孔廣森公羊通義○按公羊注解孔疏齊說辨之是矣說公羊者以為即禮記所云者其說亦可並存也

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得用曰獲傳例也孔疏○公穀以經不書狩人之名故有薪采引取之說公羊執狩之薪采者也穀梁引取之也不知舉狩獲之義是以爾也陳澧辨義引趙匡○穀梁曰不言其來不外麟也不言有不使麟不恆有也非也謂之獲則不得言其來言其有此記事之理也以言來為外之季子來歸亦外之邪以言有為使不恆有大有年亦使不

不恒有邪劉敞權衡

○書新

修舊之謂新創而爲之之謂作如新延廄葺舊改新無所增改也如新作南門不獨修舊又增大其制度也蕭楚辨疑

春秋書作未有訓創者作邱甲與稅畝一類也而一書初一書作以邱甲增舊制而非創故不書初也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與新延廄亦一類也而一書新一書新作以門觀本魯舊制而變易之故新與作並書也爲約其旨曰新者舊之對也作者仍之對也修舊曰新新延廄是也改舊曰作作邱甲作三軍是也二者兼曰新作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是也高澍然釋經

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廄

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定二年冬新作雉門及兩觀

○書作

曰作者不宜作也胡傳成元年

作例五直云作者三新作二李廉會通

作與達之名成公初易舊制故書作財用不足故初稅畝軍旅不足故作邱甲書初書作皆以著其所起也李明復集義引謝湜

作與初皆創立之名而義不同食賦之額歲歲取之由初及終也兵賦之額有事用之有作有止也然奚王制以困民則一也御纂直解

僖二十年新作南門

文二年作僖公主

成元年作邱甲

襄十一年作三軍

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

○書立

立者不宜立也公羊穀梁

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胡傳○已毀更作曰立趙汸屬辭辭從主人篇

起而置之之謂立武宮煬宮言立二主之宮除去已久今再興建不言作者以非本無而始今創爲之也故曰立則知二宮既廢今又起置也蕭楚辨疑字訓辨篇

成六年春立武宮

定元年秋立煬宮

○書毀　書墮

壞而撤之曰毀夷其險阻曰墮蕭楚辨疑

啖氏曰毀全除之也墮但損之令不周趙汸屬辭

自毀曰壞故壞曰毀毀城曰墮又

文十六年秋毀泉臺

說見魯宮室門

定十二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說見謹强都之害門

○書觀觀魚觀社左作矢魚古通漁說　觀社爲齊蒐兵攻穀梁尸女說

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穀梁傳見下

觀例二觀魚以縱欲爲譏觀社以會祀爲貶皆舉動之妄李廉曰通隱五年

春秋書游觀二隱公矢魚莊公觀社皆非禮也若僖公之泮水則合禮不書矣顧棟高大事表偶筆

隱五年春公觀魚于棠觀左作矢

左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

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孔疏捕魚謂之魚陳魚者陳設取魚之備觀其取魚以爲戲樂也○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百金之魚公張之何休注登讀得得來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張謂張罔罟障谷之屬徐彦疏恥公下與百姓爭利也○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程子經說

○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游僖伯之忠言不納又從而爲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以禮也胡傳 ○天子諸侯省耕省斂無非事者動必有爲也隱公怠棄國政而觀魚可謂非事者矣孫復尊王發微 ○周公戒成王曰毋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兢兢業業非禮不動然後足以治國而正人隱公遂正諫而從遊觀非君國子民之道也故特書之張洽集注 ○古者蒐苗獮狩非獨以禽獸爲事也軍旅之法寓焉征伐之事行焉故先王舉動無非事者若夫觀魚特游觀而已直書觀魚而諸侯出不以事舉動不以禮法其失見矣李明復集義引謝湜 ○凡蒐田之事不言公蒐于比蒲蒐于昌閒之類是也今觀魚稱公與公狩于郎同義見公獨行崔子方經解 ○魚漁通杜訓矢爲陳言陳漁人之事而觀之葉氏朱子訓矢爲射趙汸屬辭 ○當從左氏作矢魚古者天子諸侯將祭必親射牲

各因四時之田而取之大司馬所謂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之類是也而臧僖伯言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是矢者射也周官射人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法儀司弓矢共射牲之弓矢外傳載楚觀射父之言曰天子郊禘之事必自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所謂法儀者於禮無見獨公羊穀梁載四時之田有上殺次殺下殺之辨以為惟所先得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田獵之獲亦以共宗廟則凡祭而射牲宜皆若是也春獻魚之節也公將以盤游蓋託射牲以祭焉以公為荒矣葉夢得春秋攷春秋傳敘

○困學紀聞引朱子曰據傳云則公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射蛟江中之類按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訓左氏陳魚之說非矣今按釋詁矢有陳訓左氏首尾皆

言觀魚故又訓矢爲陳邪 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 ○諸家皆以爲陳魚而觀之宋人螢雪雜說引周禮矢其魚鱐而食之之義以矢爲射按秦皇連弩射大魚以矢取魚本是古法 趙翼陔餘叢考 ○左作矢杜注矢陳也設張也謂張施捕魚之備而觀其所獲策書明曰陳魚而觀之卽述簡書一語書曰公矢魚于棠然則經本如是矣 毛奇齡簡書刊誤 ○矢公穀作觀按傳云陳魚則矢之訓陳傳有明文陳與觀事本相因故經文雖異而傳說則同 張壽榮右義 ○棠臨濟水雖有魚非可陳而觀也蓋魚之爲言漁陳取魚之具而觀其獲也北方冬取魚故周頌潛有多魚詠季冬薦魚之事周之春夏正仲冬以後也於時氷合魚聚於淵而可取也 王夫之稗疏 ○矢魚公穀作觀魚史記作觀漁 陳樹華集解攷正 ○傳云公將如棠觀魚者䟽魚者猶言獵者按古字魚通漁 朱鶴齡讀左日鈔 ○傳云陳魚而

觀之魚非可陳而觀故正義曰說文魚捕魚也使捕魚之人陳設捕魚之備觀其取魚以爲戲樂非謂取魚而陳列之也此唐人說經最的當處又案穀梁傳曰魚卑者之事也以魚爲漁其意本明又案傳首公將如棠觀魚者注有云一本作漁者則更簡而明矣趙紹祖讀書偶記○愚按左作矢以爲射魚二傳作觀以爲陳漁具而觀之義皆可取矢亦訓陳以爲三傳義同亦可

莊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左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狩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穀梁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爲尸女也無事不出竟范注尸主也主爲女往爾○諸侯

非王事不出境且諸侯各有其社舍所事而觀他國之社已非禮矣況齊為讐國又有新昏之嫌於此見莊公之棄國政無君父壞禮法忘廉恥縱游觀罪具見矣程端學本義○公朝列國但書公如某不書其事以為常事故不書齊蒐軍實非吾國習戎之事而越竟以觀失禮之舉特書觀社其譏深矣馬驌左傳辨例○四時之田其名有三以田言則曰蒐曰苗曰獮曰狩以習武事言則曰振旅曰茇舍曰治兵曰大閱以祭言則曰社曰禴曰祊曰烝其所主各不同故春秋所書或見治兵或見大閱或見社亦各以其所致意著之齊之觀社蓋以會祭為名故劌言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先王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襄二十四年傳記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然則莊公之行是亦齊欲誇軍實而以

社會之也是時小白方霸意者公初不會鄄齊霸既成懼而願從于是同盟于幽齊人因以威誇之歟葉夢得春秋攷○此齊以蒐威公耳襄二十四年傳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蓋齊俗夸詐之習如此故曹劌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熊過明志錄○襄二十四年傳楚子使薳啟疆如齊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則齊固以社爲娛客之具此必齊請公往觀以示親睦耳穀梁尸女程于議昏之說恐不確葉酉究遺○穀梁曰以是爲尸女也范注尸主也主爲女往而以觀社爲辭讀者疑之按墨子云燕有祖齊有社稷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得此注腳疑義釋矣蕭曇經史管窺○此主穀梁說亦有據附存之

○書告

莊二十八年冬臧孫辰告糴于齊

陸氏趙氏說見下書乞○告謁也有所請祀告于廟言謁廟也告糴于齊有所請也非直求乞予彼以財貨請之也以財貨易故不言求假國語文仲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 蕭楚辨疑

○書言

論意曰言 趙汸屬辭卷十五

成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傳說見士田門

○書乞

乞重辭也 僖八年二十六年穀梁傳 ○乞卑辭也 僖二十六年公羊傳 ○乞者卑遜自屈之辭 僖八年胡傳 ○乞者有求過理之辭 僖二十八年孔疏 ○直辭以請曰告卑辭以請曰乞 趙汸屬辭 ○乞賤辭也 孫覺經解僖二十六年 ○春秋書乞六乞盟一乞師五得不得未可知也 李廉會通僖八年 ○求者得不得未可知也乞者亦然

而又重辭乞盟乞師皆可重故特曰乞重辭是也告糴不言乞者以用財置之彼此之利不比乞師乞盟也陸湻集例

僖八年春盟于洮鄭伯乞盟

見乞盟門○乞盟猶乞師也有得不得焉師非我所有乞猶可言也盟我所得爲乞不可言也有諸侯之會不能正其事乃至於下人而請焉賤之也葉夢得傳

僖二十六年夏公子遂如楚乞師

成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成十六年夏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成十七年秋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成十八年冬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見乞師門

○書貪利致賂 書納入假取利來歸 歸衛俘左穀說辨

春秋致賂例宋以郜鼎賂公而書取在魯魯以濟西賂齊而書取在齊蔽罪於魯齊也齊致衛寶而書來歸結正諸侯之罪不獨在魯也

李廉會通

桓二年

許田入鄭而桓篡成郜鼎入魯而督罪釋濟西入齊而宣位定春秋備書於冊以見利賂之禍如此其極 黃仲炎通說宣元年

宋以郜鼎賂公其書取何蔽罪於魯也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爲利一以取書之是故郜鼎賂魯也濟西賂齊也書取而已矣齊侯連五國之師抗王人納衛朔則書曰來歸衛俘非取者之罪矣 陳傅良後傳

春秋行賂曷爲或言取或言歸郜鼎取之宋惡內也衛寶歸自齊其惡內外均諸侯逆王命而納朔齊爲主兵而魯從之也 惠士奇春秋說

亂臣賊子多以賂免宋督弑君魯取郜鼎以寶賂也宣公定位齊取

濟西以地賂也至衛人弑君復君晉平公執衛侯衛以衛姬歸乃釋之以色賂也地賂重於寶色賂密於地齊景伐北燕討逐君之罪晏子固以吾君賄爲憂燕以燕姬歸而求成果不克而還此卽晉平所以待衛者也〈洪咨夔春秋說昭六年〉

四國之立華督也以郜大鼎故五國之納衛朔也以衛寶故晉平公以十一國會夷儀而與崔杼成也以宗器故諸侯奬亂未有不爭賂者也晉武之立亦以寶器賂周釐王宜周之號令不行矣〈張溥列國論〉

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邱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沙隨而鄭叛次五氏而衛叛會夾谷盟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內故奔晉陽而趙鞅叛入朝歌而荀寅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强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

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自是不能主盟矣故爲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法深切著明（胡傳定十二年）

梁邱據悅錦幣而昭公不復襄瓦志於佩裘使蔡侯自絕晉士鞅以賂罷𨛬之盟荀寅求貨沮召陵之謀故正勝於明時而賄流於衰世此晉霸所以衰而吳所以橫行於上國也（張洽集注定四年引許翰）

觀魯昭公之不果納歎世道之薄而亂賊之無所懼也齊梁邱據晉士鞅皆以賄人變亂黑白顛倒是非義心不勝其利心而其爲義不勇矣夫世道之薄有自來魯桓弑隱以許田賂鄭而會於垂宋馮弑與夷以郜鼎賂魯而平其亂魯宣弑赤亦賂齊以濟西之田崔杼弑光賂晉以宗器樂器而退其師若此者衆矣三軍在途諸侯在會是區區者乃能劫而奪之此亂賊所以接踵也（呂大圭或問）

楚人之止蔡侯也以賂晉人之不終救蔡也亦以賂晉楚之政兄弟

也故晉終失諸侯而魯遂致吳師 余懋學蠡測

世運盛衰其以財貨爲升降乎魯自成襄以前除取郜鼎一事外未有以貨聞者傳至定哀若楚之子常晉之范鞅荀躒自上下下相習成風崔杼之亂晉六正五吏三十帥皆有賂公叔文子欲享衞侯史鰌苦禁之道子富而君貪恐以財貿禍君臣相伺如劫盜然回憶君如楚莊晉悼臣如令尹子文范武子杳如天上然其時所謂賄者亦不純用金也或縛錦或置璧或以馬或以裘蓋猶有承筐是將之敬焉降至戰國嫌其委曲繁重盡行芟除而直以金行以故張儀得千金則夸鄭袖矣綦毋恢贏四十金則贈溫囿矣公孫衍得百金則敗齊楚之約矣秦散不三千金而天下士相與鬬矣較之春秋其局又變蓋不如此則周不亡亦氣數使然豈孟子諄諄義利之說所能挽移者邪 袁枚小倉山房集

隱八年春鄭伯使宛來歸祊我入祊

下文謀伐宋賂故也宋輸平則黨宋既輸平則黨鄭不歸所輸則又黨宋既歸所輸則又黨鄭以是知利能移人之心也能敗人之信也能亂人之國也 御纂直解

桓元年春鄭伯以璧假許田

楊氏說見比事門張氏家氏說見書取門宣元年齊取濟西田

桓二年夏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

左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宋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夏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

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公不聽○公羊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穀梁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此郜之分器也郜文之昭也武王封諸侯班宗彝以為子孫藏郜以不義失之宋以不義得之雖久非其有也故謂之郜大鼎劉敞傳○宋鼎書郜齊俘書衛取非所有據非所安雖歷百世猶存其故名又意林○四國既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魯以為功而受之故書取以成亂之賂器寘於周公之廟周公其饗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强致之也程子經說○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强致之謂直載其事垂訓後世胡傳○鄭人以賂輸平於我而我從之故書鄭伯使宛來

歸郜我責賂於宋以成其亂而宋與焉故書取郜大鼎于宋葉夢得傳○魯取鼎於宋而春秋目之曰郜鼎言宋始以不義取之故正其名而係其器於郜今復以不義取之故原其器之所從來而係之於宋取之宋非所當取而取之也納之太廟非所當納而納也家鉉翁詳說○不曰宋使來歸而曰取于宋見公自以爲功而取之罪公也高閌集注○不曰宋人歸之受之於會也趙汸集傳○是會也名定宋公實立華氏也魯桓與督同惡亟成宋亂非徒爲督於己亦有利焉魯桓黨逆之罪甚於三國也張溥四傳斷○定弑逆之賊取其賂器寘於太廟以明示百官其後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豈非則而象之者與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內不受之辭不曰獻而曰納其義以先祖爲不受也日講解義○取之不義納之非禮書以罪桓也桓之會三國成宋亂使取鼎納

廟不書則似桓爲齊鄭所脅出於勢之不得不然而非其本心矣張自超宗朱辨義○桓初卽位取郜鼎以定宋焉宜未改元納寶玉而賞莒僕亂賊之相倚如此張尚瑗左傳折諸○愚按不曰宋歸而曰取諸家多從罪桓之說趙東山以爲受之於會也持論甚通固非以一字說經者比而先儒之說自義正詞嚴要之經義則無不備於一字中矣

程子謂書納者弗受而强致之辭胡氏從之非也書如齊納幣亦可謂之强致乎此特據事直書而其惡自見者也朱朝瑛略記○愚按書納諸家咸從程子惟此說異而論實正大也

莊六年冬齊人來歸衞俘俘公穀作寶

公羊此衞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衞人歸之也衞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

魯侯之力也○諸侯納朔志乃在於衛俘書齊歸俘見諸侯之逆王命蓋志於利也胡銓春秋解○朔之奔齊齊侯容之其入也齊侯連諸侯納之故以寶賂齊而齊以分於四國焉主齊言之而曰來歸衛寶則知抗王師定亂人齊爲首惡高閌集注○齊主兵又爲分賂焉不著齊人之歸則無以見齊主其賂蓋郜鼎公自取之不可以分過於人衛寶齊實取之而分我故主齊言之以重其罪孫覺經解○宋納鄭君而責賂魯成宋亂而取賂齊納衛朔亦俘寶玉大惡以賂免大位以賂得亂賊所以無忌憚也洪咨夔春秋說○齊侯受天子之罪人連諸侯而納之衛故以寶賂齊而齊以分於四國焉書曰齊人來歸則黨惡之罪魯宋陳蔡同之而齊爲首惡可知矣夫朔弑君兄逆王命苟有人心者皆知其惡而諸侯乃援之甚力觀衛寶之歸然後知所以喪其本心而甘爲

大惡者皆由於欲貨也孟子言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不至篡弒攘奪不厭其深得春秋之義也夫日講解義○平宋亂立華氏鼎故也拒王命納衛朔寶故也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以此結正諸侯之罪垂戒遠矣御纂直解○左氏曰文姜請之也按經上下文無文姜請寶之事穀梁曰分惡於齊也按前則齊實主兵今則齊實來歸非分惡也孫覺經解程端學辨疑參○不曰寶而曰俘蓋其所虜獲也其所虜獲之寶器也五國伐衛宜各有虜獲然而五國惟齊爲强而齊又主其事宜四國無而齊獨有也魯聽命爲齊納粟是以來歸也書來歸衛俘而齊之主兵可知魯之聽命於齊可知齊師之暴可知左氏以爲文姜請之者未必然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傳言衛寶公穀經並作寶杜氏疑左氏經誤案爾雅云俘取也

書序云俘厥寶玉然則所取於衛之寶而來獻之經傳義無乖爽豈必俘卽是人杜說爲不通矣顏師古匡謬正俗○左作俘公穀作寶胡氏謂書稱俘厥寶玉則寶玉亦可謂之俘也孔氏正義謂說文保字後人從𤓽省文作保保古字保寶通用或作𠈃𠈃字與俘字相似故誤作俘耳呂大圭或問○衛寶者何衛之寶也古者分同姓以寶玉以展親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以昭德之致故同姓之國皆有寶今齊以不義取之衛以不義失之郜之鼎雖在宋猶謂之郜鼎衛之寶雖在齊猶謂之衛寶尊天子之命貴先祖之守也劉敞傳○商書稱伐三朡俘厥寶玉則俘者以其事言也寶者以其物言也方苞直解○毛氏簡書刊誤云書序湯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誼仲作典寶獻俘作書而以典寶名篇則簡書專言俘策書專言寶俱可通矣杜孔偶不見及耳陳樹華集解攷正○

疏所言保與寶取古字通用說文宲藏也從宀禾聲禾古文保周書曰陳宲赤刀今書宲作寶又漢隸字源李氏鏡銘明如日月世之保以保爲寶此其證也若匡謬正俗案爾疋云俘取也書序云遂伐三朡俘厥寶玉然則所取於衞之寶玉而來獻之經傳相會義無或爽豈必俘卽是人孔平仲雜說獻俘不獨人也物皆可以爲俘俘取也昭十八年傳鄭曰余俘邑也是邑亦可言俘又不獨物爲然此數解足破杜氏兩歧之說武億羣經義證○俘從孚聲寶從缶聲孚缶同部同聲本可相假顏以俘爲取孔以俘爲保之誤皆不知俘爲寶之假借耳張壽榮古義

宣元年夏齊人取濟西田

三傳諸說見外取內邑門○桓公旣弒以許田賂鄭宣公旣弒以濟田賂齊夫負不義於天下所藉以行者惟利而已呂本中集解引

許翰〇濟西之田魯所以賂齊而經書齊人取之者蔽罪於齊也篡弒之惡苟有人心者所同惡也商人弒立齊惠公惡之終不曰公曰夫己氏何獨至於魯援而不惡且助其邪謀而終定其位邪溺於賂耳日講解義〇齊惠惡商人之殺舍而自立今之子卒猶舍之弒也宣即位猶商人之篡也夫人姜氏歸齊猶子叔姬之出也滅親黨賊失其初心何也田故也御纂直解

哀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

郝氏說見前土田門〇不書伐與齊取濟西田同我賂之也從公羊凡外取內邑不書我賂之則書惡內也從穀梁何以知爲我賂傳言伐而經不書兵未加於國也兵未加而取二邑我與之也從杜預說氏我與之非賂而何高澍然釋經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二終